

讀《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有感

● 鄧雲鄉

陳學霖教授不遠在遠，寄來他花了二十年功夫寫就的《劉伯溫與哪吒城——北京建城的傳說》。秋窗稍暖，我細細拜讀之後，才真正感到作者的認真、勤奮與誠懇，也才真正體會到此書的學術價值。

早在五年前，我有幸參加由新加坡國立大學舉辦的「漢學研究之回顧與前瞻國際會議」，在第一天用早餐時認識了陳學霖教授。當時他問我是否知道關於哪吒與北京城的傳說，我感到十分慚愧，因平日孤陋寡聞，總是以「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態度對待神話傳說，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更不要說研究了。因此，對於教授所問僅只是約略知道而已。既不得其詳，只能如實回答，所知甚少，等於無知。隔了兩天，我參加發言的那個討論小組，恰巧是由學霖教授主持的，我們自此便建立了友誼。會議結束，各奔東西。學霖教授或在美國或在香港，我們開始通了兩次信，後來我的《水流雲在雜稿》出版了，寄一本到美

國華大給他，過了好久才接到他的回信，說到了香港中文大學講課一年，等回到美國才收到書云云。去年5月，我承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之邀訪問一周，卻又逢學霖教授在美講學，緣慳一面。近年彼此通信不多，卻時在思念中。此次忽然收到遠道寄來的新作，且又是講北京建城史的，三年前雖已讀過部分原稿複印件，卻未能窺得全豹，此次看到全書出版，而且印刷精美，怎能不感欣慰呢？

全書主要分五大章，三個重點部分。一是建城沿革，二是建城傳說，三是傳說影響、意義。在建城沿革部分，作者分別從遼、金、元、明、清各朝，系統而詳細地介紹了北京建城歷史沿革。遼代建都燕京，已過千年；金代中都，距今已超過八百來年；其後元、明、清、民國初年，以迄於今天，北京一千多年來一直是中國的都城。有關北京建城的歷史，雖有大量文獻、古迹舊址可以考證，但要找一本印證資料、貫穿古今、系統

介紹北京沿革、分代說明北京建城歷史的書，雖不能說絕對沒有，但如此書翔實、簡潔者實在不多。作者以歷史學家的筆觸，考證古今中外大量文獻，把一千多年北京建城的沿革、變遷，濃縮在五萬來字的篇幅裏，字字有根據，句句有出處，使今日讀者對千年古都一目了然，不能不令人嘆為觀止。尤其介紹元、明、清三代的北京建城歷史，文字並不冗長，敘述卻十分詳盡，舉凡內、外城建築年代，元大都與明代建城的具體變化，明代新建北京城平面規劃結構，禁城、官邸、商業、廟會、文教、園林等等的分布，水源問題、交通問題、歷代管理情況，都鉅細無遺地敘述到。在閱讀過程中，偶然也發現小疑點：如頁40敘外城城門道：「……把天壇和山川壇（即後來的先農壇）都納入外城的範圍內。工程於是年底竣工，南面開四門，正中為永定門，東為左安門，西為右安門，東西兩面各有一門……」這個「南面開四門」的「四」字，顯然是錯的。或是手民誤排，或是原稿筆誤，且不去管它。不過這是極小的問題。

全書第二大部分是傳說部分，即明初劉伯溫和姚廣孝按照哪吒太子的模樣畫圖建造八臂哪吒城的傳說。明、清以來民間傳說把它演義成為十分離奇的故事，不但在北京民間流傳，而且輾轉流傳到外國，在法籍傳教士的著作裏，也說得有來有去。作為一個歷史學家，該如何對待和解釋這些荒誕不經的民間神話傳說呢？如果只是一味迴避而不去注意、也不去解說，這顯然不是科學的、現代學術的態度。學霖教授以近現代西方人文學科的科學觀點和方法，對神話傳說作出探源、分析、比較，使讀者清楚

地看到它的來龍去脈，而不是簡單地人云亦云的迷信，或武斷地、不加分析地否定。

元末廣陵人張昱賦詩：「大都周遭十一門，草苫土築哪吒城。讖言若以磚石裏，長似天王衣甲兵。」把明、清劉伯溫造哪吒城的傳說一下子提前近百年，溯源到元代。但永樂四年（1406）下修北京詔書時，劉伯溫已逝世三十年；永樂十八年（1420）北京新城竣工時，姚廣孝去世也已兩年。這樣說來，劉伯溫、姚廣孝於永樂年間兢畫北京城圖說就根本不可能了。再有哪吒這一神話人物，佛教四大天王之一毗沙門天王的三太子，梵語Nata者，演變到《封神榜》中便成為托



塔天王李靖的兒子，原本是玉皇駕下大羅仙了。種種荒誕的傳說，在史學家科學態度的分析下，自然不攻而破。作者在「餘論」中清楚說明了「傳說研究的現代意義」，這是更重要的。作者鉤稽文獻，縝密鑽研所完成的著述，使人感受最深的是一種對待歷史的科學態度。這是我讀完本書的最大收穫。作者長篇的序言，敘述了寫作此書的緣起；書後附有資料及中西文參考書目，有助讀者看到寫作此書的艱辛。作者學識之宏博，以及認真的治學精神，實在使人敬佩。

末了說一點照片的事。港台書籍印刷都十分精美，這本書前面也印了不少彩色和黑白照片。其中有明代末年《皇都積勝圖》彩照，也有不少舊時北京城闕照片，如各城門城樓、角樓、甕城的照片，都十分難得。北京城牆早在三十年前就已拆光了，所有這些城牆、城樓等等，現在均已無處尋覓，再想拍這些照片，那自然是不可能了。書中有一幅《正陽門甕發城全圖》，是已故鄧文如（之誠）先生舊藏，（十五年前，我到北京缸瓦市義達里先生哲嗣鄧珂學兄處翻拍過，曾配作我兩本書的插圖，是最早印出的，只是印刷極壞，辜負了這幅珍貴的照片。）此圖所注「約AD1900年前後」不確。據仲芳氏《庚子日記》所記，正前門於庚子年（1900）農曆五月十二日、八月初三日兩次被火燒。第一次是義和團燒大柵欄老德記藥房，火勢猛烈，向四面飛騰，北面一直燒到廊房頭、二、三條，前門東、西荷包巷、前門箭樓，由城牆飛入城內，一直延燒到東交民巷西口牌樓附近鋪戶。第二次火燒是侵略者八國聯軍進城後，八月初三夜間，正陽門城樓被燒，火勢凶猛，合城皆驚，至天

曉方熄。第二年辛丑年（1901）十一月二十八日西太后回鑾進正陽門時，「正陽門前後城樓焚燒罄盡，因修蓋不及，高搭綵綢牌樓三座，亟其壯麗」。現在的正陽門樓、箭樓，都是光緒二十八年（1902）以後修的，董其事者為當時順天府尹陳璧氏。甕城整修商鋪，是宣統二年（1910）完工的，內有商鋪數十家營業。民國三年（1914）6月，因國務院規劃全城電車，拆除東西甕城月牆及商鋪，至民國四年（1915）12月全工告竣。因此，這張照片的確切拍攝年代應是宣統二年至民國三年之間。

本世紀初的北京和本世紀末的北京相比，變化真是太大了。我從30年代前期親眼目睹，看到現在。而至30年代以前的變化，也曾聽老人指點現場，細說其變化始末。今年5月間曾回北京，在東廠胡同翠園招待所住了十日，這裏曾經是榮祿、黎元洪、胡適之先生等住過的地方。我每天早上五、六點鐘之間在王府井一帶散步，看見到處都是拆除的舊四合院斷井頽垣，和高大的新樓、塔吊、十幾層大腳手架相輝映，深感二十世紀的北京已經完成其歷史使命，一切都為下世紀作好了準備。思舊感今，歸來寫了一篇題為《王府井十個早晨》的隨筆長稿，以記感慨。今又讀學霖教授巨著，草成此文，更感時光之速、變化之大，歷史是多麼值得珍貴了！

鄧雲鄉 中國藝術研究院特約研究員，風土民俗學專家，著有《北京風土記》、《文化古城舊事》等書。